

大成就者列传

指导止贡法王闭关的上师——琼嘎仁波切

朗钦杰布仁波切 口述
弟子 刘国威 编译



琼嘎仁波切是指導止貢法王閉關的上師。

琼嘎仁波切是我逃到印度之后才认识的止贡长者。因为以前在西藏的时候，我是属于止贡噶举四大仁波切中锺楚仁波切的寺院--图登谢祝林(佛教宣证寺)，位于青海玉树(NangChen)(注一)。而琼嘎仁波切属于止贡帖寺(注二)，是前代法王谢威洛竹的嫡传弟子。以前路途遥远，再加上琼嘎仁波切又经常云游四处、闭关修行，所以直到抵印之后，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传承的行者，才逐渐熟悉起来。

琼嘎仁波切算是我的长辈老师，但是我并未追随他很久，因为那时候我在流亡政府工作，比较忙碌。可是琼嘎仁波切很喜欢我，认为我的智慧不错，曾传授我

一些不共的大手印口诀，他曾和乔佩喇嘛说：「嘉波他很聪明，我可以将所有修行口诀传授给他。」(注三)因此，我对琼嘎仁波切的生平事迹大略知道一些。

琼嘎仁波切是多虚地方人，也就是今天的日窝切(Riwoche)地方。他的家族名叫企或，父亲是位宁玛派的在家阿巴(Snags Pa)(注四)，生有六位子女，三男三女。在琼嘎仁波切小时候，他的父亲就带着全家人到西藏各处朝圣，先到拉萨，又到哲蚌寺参观。琼嘎仁波切对我说：「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六兄妹坐在两匹牦牛身上，一路上互相打打闹闹的随父亲四处云游。」最后，一家人来到拉萨旁的止贡地方，他父亲觉得这个地方很好，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并且让琼嘎仁波切在止贡帖寺出家。

在止贡出家没有多久，琼嘎仁波切就至止贡的尼玛江若(Nyi. Ma. Ichang. Rwa.)学院(注六)研习经论及诸续部法门，也包括「大圆满」的「宁体教授」，「龙钦七藏」等等修习要门；一共达五年之久。随后，琼嘎仁波切就进入关房开始长达十年的精进修行，先拜在策登仁波切门下，又向疯行者安贡仁波切学习，然后至擦喔追随多杰洛哈仁波切，勤习止贡「五支大手印」及「那洛六法」。

谈起琼嘎仁波切的这三位老师，就止贡噶举近代历史而言，都是赫赫有名，而且是一生专修的典范。在前代法王谢威洛竹的时候，止贡帖寺修院(Sgrub Khang)金刚上师策登仁波切圆寂，必须由修院行者中选出下一位的继承者。那时法王暗中选定策登仁波切(同名)、安贡仁波切、多杰洛哈仁波切这三位，准备第二天由他们三人中选出一位继任。结果，当天晚上，多杰洛哈仁波切似乎得知法王心意，但是他不愿意当金刚上师，于是一声不响的离开止贡帖寺，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过了好闭关所在的擦峨山洞修行。法王知道一段日子，才知道他跑到以前吉天颂恭后，也就允许他继续在那里专修。

第二天，得知多杰洛哈仁波切失踪后，法王就准备从安贡仁波切及策登仁波切两人中择一继任。结果又生怪事，安贡仁波切突然在关房发疯了，他从房子裏面冲出来，拿着刀子到处要杀人。别的弟子赶紧报告法王，怕是安贡仁波切修行得走火入魔，请法王裁示该如何处置。法王说：「他是真疯还是假疯，现在不能确定，过一会儿我们再看看。」不多久，关房外的安贡仁波切仍在拿着刀子追人，但是关房山上又出现一位安贡仁波切，大喊：「你们在干什么？我在这里呀！」法王得悉后，知道他是不想当上师，故意示现疯相。于是下令全寺，以后安贡仁波切做任何事都不必管他，可以自由出入各地。从此，疯行者安贡仁波切仍住在他的自己的关房修行，但是他的神异事迹，却逐渐传遍康、藏各地。

在我的故乡，安贡仁波切的名声甚至比法王还要大，我的父母也去止贡见过安贡仁波切，其中还有些故事。现在对安贡仁波切一生事迹知道最详尽的，就是前代法王的管家；达姆撒拉的西藏文献图书馆曾请他口述录成录音带，准备编辑出

书。上次我回印度时，请那里的朋友帮忙誊一份草稿寄给我，现在还没收到。希望以后能为安贡仁波切做一次详细的介绍，让台湾的具信弟子也能瞻仰当代成就者的些许德行。

于是，策登仁波切就成为修院的当然金刚上师了。

琼嘎仁波切向策登仁波切及多杰洛哈仁波切学习了许多修行法门。反而安贡仁波切从来没有正式教过琼嘎仁波切任何教法。琼嘎仁波切曾和我说：「有一次，我向安贡仁波切请示「大手印」的修行要诀，安贡仁波切推辞说他不知道。却拉着我的手爬上关房屋顶，打扫屋顶的灰尘。那时，安贡仁波切指着屋顶的一棵小树苗说：「你是否知道这棵树的意思？它从种子开始发芽，茁壮成长，一直都是这样自然不造作才长成今天这棵树。」停了一会儿，他看着我又说：「我的大手印就是这个。」那时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以后闭关修行的时候，才突然领悟到安贡仁波切指的正是我们的如来藏性(佛性)，它一直是法尔如是，毫不造作的。」成就者的教导，往往不在于正式的教学传法，日常生活上的只字片语，都是指明心性修持的要诀啊！

琼嘎仁波切说：「那时候在止贡帖寺，真正的仁波切(珍宝)有八位。他们不是转世者，也不是披着漂亮法衣，徒有虚名的僧侣。」我只记得六位了，除了前面那三位仁波切以外，还有策琼仁波切(修院另一位指导上师)、洛卓仁波切(他留着一把白胡子)，南仁波切(他常常修梦光明，示现睡相)。这些成就者都是将一生的时间完全献于闭关修行，我们止贡噶举也因为这些精进的行者，此传承方不致堕落或中断。

经过十年的修行，琼嘎仁波切已成为一位解行俱佳的止贡僧侣。止贡法王也认可他的修行成就，认为他可以开始传法教导后学，同时嘱咐他：「你和蒙古有因缘，你应该到那里去传法。」并且特别传给琼嘎仁波切一些秘密不共的灌顶。但是琼嘎仁波切不想去蒙古，他又不能回绝法王的吩咐，于是留了一封信，带着自己的法本秘密的离开止贡帖寺，信上说：「法王，对不起，我不习惯做那种坐在法座上的上师，我没有办法遵照您的指示去蒙古传法。我只有以一生闭关专修的成就做为曼达，供养给您。」没有人知道琼嘎仁波切躲到哪里去闭关。

琼嘎仁波切其实是跑到以前冈波巴闭关修行的达波地方，在那里精进修行。一年后。有位止贡弟子发现琼嘎仁波切在达波闭关，于是他又逃跑了。他跑到扎日(注六)那里，琼嘎仁波切后来和我谈过那时闭关修行的情形。他说，那时候在扎日有一位格鲁派的僧人和他一起闭关修行。两个人并且约好，每个人在各自的山洞里闭关，早上起床后就禁语修行，中午两人才一起轮流煮茶吃糌粑，直到吃完饭方能开口说话。琼嘎仁波切说，那时的修行境况非常好，很有进步。

那位格鲁派僧人慢慢了解琼嘎仁波切的行持后，还特别请琼嘎仁波切为他讲授冈波巴写的「胜道宝鬘」。以后，两人结伴到印度朝圣，沿路化缘前往，一直到了印度，琼嘎仁波切才发现那位格鲁派僧人很有钱，他在印度银行中颇有些积蓄。随后他们在印度分手，琼嘎仁波切继续一边朝圣，一边修行，经由尼泊尔到达冈底斯山，就在冈底斯山住下来，专心修行。

后来消息传回止贡，法王知道后，因为以前止贡噶举在冈底斯山有「多津」(金刚持明)此一头衔，就赐给琼嘎仁波切「多津」一职。琼嘎仁波切也就接受了，并在那裏随顺教导了一些徒众。(注七) 在冈底斯山时，琼嘎仁波切的修行仍是非常精进。他曾和我说那时候常常不吃饭专修，而且就算吃了东西，所排泄的粪便也丝毫没有臭味。琼嘎仁波切在冈底斯山并没有教很多弟子，因为琼嘎仁波切是位精进的行者。同样的，他的脾气也非常强悍。如果你向他学法，一开始他并不会教给你很多，而是教了一点儿之后，就嘱咐你去修行，比方像是一万遍或两万遍的大礼拜，他会看你的修行是不是很精进。如果相当精进，琼嘎仁波切就会很高兴，甚至亲自做饭给你吃，以免耽误修行的时间；但是如果修行懈怠，不是一心专修，他也不会骂你，可是你要学习进一步的修持，他就会推辞不知道，丝毫不肯再多传其他的法门。琼嘎仁波切就是如此一位行者，我看他和马尔巴(注八)上师差不多，有时候弟子修行不用功，他甚至会打人。

后来，因为一件事情的发生，琼嘎仁波切才转到尼泊尔的拉企(注九)地方继续修行，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从前莲花生大士进入西藏传播佛法时，曾留下许多秘密法本，形成以后的伏藏(Terma)传承；同时又留下许多预言，其中一种预言就是有关「秘境」(Spas Yul)的预言。莲师曾经说过，在西藏危难或是战乱时，有一些从未有人迹的荒凉秘境，可以躲避战乱，在那种地方有吃喝的东西，气候温和，是藏人良好的避难场所。(译注：类似中国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某次修行的时候，琼嘎仁波切突然见到空行母向他说起有关「秘境」之事。并且告诉他往拉萨北方去，到某个地方即可找到。琼嘎仁波切知道以后，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那时中共已进入西藏，但还未和藏人起争执。但琼嘎仁波切已感受到这股危机，他想如果能够带一些藏人到秘境避难，那也是件好事。于是他先和住在冈底斯山附近的朋友说明此事，慢慢的，一传十，十传百，就号召了一大批人要和琼嘎仁波切一起去寻找「秘境」。没有多久，他们一行人就在琼嘎仁波切的带领下出发了，从冈底斯山往拉萨北方走去，一心往理想中的秘境前进。

当他们走到北方的某处地方时，突然被当地的宗本(注十)拦下。因为那时的情

势不同以往，地方官吏看到这么一大批人走在一起，怀疑他们的动机及目的。于是就把全部人抓起来审问，琼嘎仁波切据实以告，可是那宗本不相信，就把琼嘎仁波切关起来严刑拷打，琼嘎仁波切怎么说，他们都不信，过了不久才把他放了，但是依然不准一行人继续前进寻找秘境所在。那时琼嘎仁波切心里很生气，就想：「好，我一心为众生做事，却因你们这些西藏人的无知与怀疑，将缘起全都破坏了。我要回西康去带西康部队来打你们。」他一发脾气，就气呼呼的要赶回家乡去找帮手。

在回程路上，琼嘎仁波切经过止贡北方，远远看见一座名叫安多巴特的山。在止贡历史中，此山的山神以前曾向吉天颂恭皈依。在路上，琼嘎仁波切看见这座山，突然想到：「他以前也曾向吉天颂恭皈依，成为佛教的护法。我也是一名大乘佛教的弟子。但现在发出如此巨大的嗔心，以前所立下的利他菩提誓愿及戒律全都毁坏了，这样怎能算是佛弟子呢？」一想到此，琼嘎仁波切就向这座山拜了三个大礼拜，于是转道回止贡，将一切财物都布施出去，一个人跑到拉企闭关修持。琼嘎仁波切曾对我说：「安多巴特真的是吉天颂恭的弟子，没有他的提醒，我的菩提心就此将忘失得一乾二净。」

到了拉企之后，琼嘎仁波切收了两位非常精进修行的弟子，但可惜都不长寿，后来到印度时都生病圆寂。琼嘎仁波切曾说：「如果这两位弟子仍健在，对止贡噶举教法的复兴一定非常有用，现在年轻一代像他们这般精进的行者已不多见了，其中一位甚至曾亲见胜乐金刚」。

那时候，琼嘎仁波切也曾去锡金拜访蒋扬钦哲秋吉罗卓，钦哲仁波切见到他非常高兴，说：「这是真正的成就者。」那一阵子，两位仁波切常常关起门来互相传法。钦哲仁波切看到琼嘎仁波切身旁两位优秀的弟子，想请琼嘎仁波切送给他做弟子，但是琼嘎仁波切说：「别的东西我都送你，就是这两位弟子，我想自己亲自教育他们，不能送给你。」

琼嘎仁波切的脾气就是说一是一，绝不通融。像是法王闭关的时候，别的人告诉琼嘎仁波切：「法王身兼传承领导的重责，事情很多，希望你在八个月内传完「那洛六法」。」琼嘎仁波切说：「哦！不、不。这样子的教法我不知道，以前我们止贡噶举的传法，都是边教边修，不能因求快速就躐等而行，这是你们大人物的闭关，不是真正的闭关。这样子我就不教了。」甚至后来法王在拉达克平阳寺三年闭关专修时，法王母亲重病，有生命危险，来信希望法王去看她，法王亲自拿着信去请示琼嘎仁波切，琼嘎仁波切说：「嗨！这不是最重要的，你觉得妈妈死掉最重要，那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是无常。你又不是医生，去有何用？」就是不准法王中断闭关离寺，由此可见琼嘎仁波切的作风。（译注：法王母亲现仍健在。）

琼嘎仁波切一直待在拉达克的平阳寺及喇嘛玉如寺，最后一次传「那洛六法」也是在那里，现在的修院上师天津喇嘛及乔佩喇嘛都是那时候和法王一起闭关学习三年圆满的弟子。

琼嘎仁波切圆寂的时候，法王正在寺内闭关。圆寂的前一天，琼嘎仁波切将法王请到自己房间里，躺在床上对法王做最后的嘱咐：「法王，今天你在这里闭关专修，我很高兴。也不枉我当年向前世法王谢威洛竹立下的誓愿--以一生的修行为曼达供养。从前您被中共关在拉萨，我很怕止贡噶举传承就此断绝；您逃出来后，又去美国三年，我也很怕你因为外面的花花世界而忘了佛法，今天您肯抛弃外在的名位向我这么一位平凡人学习修行，我相信您是位真正有菩提心的法王，而不是像其他人只是披着外衣，用布做的法王。相信在您的领导下。止贡噶举必能继续发扬，我的时限已到，大概明天就要走了，你好好闭关修行，不必为我担心，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回去吧！」法王边听边流泪，琼嘎仁波切也哭了。

法王离开后，琼嘎仁波切和乔佩喇嘛说：「你回去吧！明天早上十点再来看我。」

第二天九点，乔佩喇嘛就因担心上师的身体而提早来看琼嘎仁波切。结果看到琼嘎仁波切趴在床缘呕吐，乔佩喇嘛就马上过去服侍上师，并问琼嘎仁波切要不要起来盘坐休息，琼嘎仁波切说：「不用。别人都认为端坐圆寂才是大成就者，但释迦牟尼也是吉祥卧而逝，我就和释迦佛一样的姿势就好了。」于是乔佩喇嘛帮他调整为吉祥卧姿。琼嘎仁波切一手枕在头上，一手拉着乔佩喇嘛的手，向乔佩喇嘛说：「我要走了，你要帮我诵「吉祥上师祈愿文」，好好修行啊！再见。」说完就闭上了眼睛。但乔佩喇嘛因为过度的悲哀及震惊而念不出声，琼嘎仁波切又睁开眼睛说：「你怎么不念呢？来！我们一起念。」说着就摇着乔佩喇嘛的手带着乔佩喇嘛一起念，乔佩喇嘛就流着眼泪，哑着嗓子随上师念诵。琼嘎仁波切越念越小声，手摇得幅度也越来越小。慢慢的，终于松开了手。

三天后，琼嘎仁波切离开定境。弟子们要移动上师的遗体，因为那时候气候相当寒冷，大约零下二、三十度，大家都怕遗体因僵硬而不能换装，结果遗体一如生前般柔软。数日后，举行荼毗典礼，火才刚点着，琼嘎仁波切全身就自动起火烧遍全身。这应是他一生修持「拙火」的缘故吧！

那时我因为在流亡政府做事，没能在身旁随侍。一年后，我才到拉达克去，到寺院后，看到地上铜做的水管都因天冷而迸裂，才惊讶那时琼嘎仁波切的遗体柔软是多么不可思议！

我对这位成就者的事迹就知道这么多了。另外，琼嘎仁波切还曾应达赖喇嘛之请，私下传达达赖喇嘛一些「大手印」不共修持口诀。像琼嘎仁波切一生这样精严

的修行，是止贡噶举八百年来传承不断的主要原因。

希望台湾的弟子们因读琼嘎仁波切的事迹而激发出精进求证菩提的誓愿！

译者补述

一九九〇年春天乔佩喇嘛至显密精舍塑造多玛时，偶然曾谈到琼嘎仁波切有一次曾误食毒物，因当地偏远又无医生可救治，就以自身一夜禅定的功力将毒素化解。这是乔佩喇嘛亲眼所见的事情。

关于琼嘎仁波切的生卒年月，仁波切记得并不清楚。这次法王莅台弘法，随行的瑞津喇嘛；出身喇嘛玉如寺，他答应译者回去后将琼嘎仁波切的这些细节查证后寄给我。此次出刊时限之故，待资料获得后再行补叙。

《注释》

注一：

止贡噶举除了止贡澈赞法王，止贡姜贡琼赞法王之外，尚有四大仁波切：赤查嘉若仁波切--在止贡帖寺；尼宗赤巴仁波切--在今四川境内；锺楚仁波切--在青海玉树；嘎仁波切--在青海玉树。

注二：

止贡帖寺是止贡初祖吉天颂恭于 1179 年在现今墨竹贡卡县所建的寺院，历代法王均驻锡于此。此地昔称止贡，故传承名为「止贡噶举」。

注三：

乔佩喇嘛是拉达克人，是琼嘎仁波切的弟子。曾于 1989 年随止贡法王访问台湾，现为喇嘛玉如寺指导上师(竹奔仁波切)。

注四：

阿巴直译为咒士。乃是西藏佛教中对在家行者的尊称，但以宁玛派居多。

注五：

尼玛江若。前代法王谢威洛竹时所建之止贡噶传承佛教学院，由宁玛贤嘎堪布弟子乃绒祝固领导创建，在当时名声甚高。中共入藏时将其改建为人民公社。昔日在尼玛江若名不见经传的学生，现在都已成为锡金、不丹等地的著名教授，由此可见当时尼玛江若的学生程度。

注六：

扎日。在绩部中记载扎日为胜乐金刚坛城，吉天颂恭弟子嘎当巴首去扎日修行，随后多津、够峨切率五万零五百二十五止贡行者至彼处专修。藏人习俗每至申年至扎日朝圣，人称「扎日巡礼」。

注七：

讲到这一段事迹时，电视上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节目正好播放冈底斯山的影片，仁波切觉得缘起甚为殊胜。特此记之。

注八：

马尔巴。噶举派西藏传承初祖，密勒日巴尊者的上师，当初为消弭密勒日巴之业障，多施以打骂之严厉教育。

注九：

拉企，密勒日巴尊者闭关成就之圣地。

注十：

宗本。昔日西藏地方上的官职名称，大约相当于今日的县长。